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层医院里通常弥漫着漂白剂的味道，但印度安得拉邦的卢伊亚（Ruia）医院却到处都是一股恶臭难闻的积水味。来来往往的担架车在绿色墙壁上留下深深的刮痕，地板上到处是剥落的油漆表面，巨大的人流量和车流



量使其变得高低不平。但多年来明显的长期资金不足无法掩盖这些通道里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的关爱和同情心。卢伊亚医院位于安得拉邦吉杜尔区，如今已住满了病人。在印度发生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时，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只有15个床位，但这两个月，由于医院的所有病房都被改造成高依赖病房（HDU），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量增至85个，达到这所医院的最大负载量。

自2021年4月以来，印度新冠疫情一路飙起。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模型预测，到8月1日，印度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达到百万之巨，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阿希什·杰哈评价：“这些数字让人崩溃，要知道，现代社会还没有出现过感染达到顶峰并自行下降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干预来扭转局面。”换句话说，印度如果以莫迪当局的首席流行病学家贾亚帕卡什·穆利伊尔的理论，坐等其60%的人口被感染来实现群体免疫，阻止病毒，“这将意味着数百万人死亡，这不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权宜之计引恶果

在杰哈眼里，这场悲剧存在奇

特的悖论——“新德里一开始做的是对的”。2020年1月30日，印度卫生部门记录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位置在南部喀拉拉邦，属于国外输入，素以作出重大决定来应对复杂挑战闻名的莫迪政府旋即发布旅游警告，同时在全国主要机场采取措施，防控输入型病例。3月24日晚8时，总理莫迪在黄金时段对全国发表有关新冠病毒的电视讲话，此刻国内只有约550例确诊病例，许多老百姓认为自己早已生活在频繁接触各种病菌的环境里，足以让个人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产生抵抗力，但总理警告，新冠病毒“甚至让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除非印度能够打破感染链，否则我们既得的社会经济进步将倒退数十年”。有鉴于此，莫迪下令对印度14亿人口实施全世界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之一，“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的21天里不要走出家门。谈到将在不到4个小时后，也就是午夜时分生效的禁令，他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

严厉的封锁，纯粹是在不加警告下实施的，政策考虑背后没有科学配套措施，这符合莫迪高度个性化、手腕强硬的领导风格，包括物流、制造业、公共交通和大部分医疗服务在内，印度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瞬间休克。德里大学副教授普贾·夏

“回头看，与东南亚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不同，印度的全国隔离措施几乎就是权宜之计。”